

戴夫·艾格斯作品

野兽国

[美] 戴夫·艾格斯 著 虞钧栋 译

Dave Eggers

THE WILD
THING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戴夫·艾格斯作品

野兽国

[美] 戴夫·艾格斯 著 虞钧栋 译

Dave Egger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7-7061

THE WILD THINGS

Copyright © 2009, Dave Eggers, Maurice Sendak &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

Dave Eggers, who was asked by Spike Jonze to write the screenplay,
was also asked by Maurice Sendak to write the noveliz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兽国/(美)戴夫·艾格斯著;虞钧栋译.—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戴夫·艾格斯作品)
ISBN 978-7-02-013615-5

I. ①野… Ⅱ. ①戴… ②虞… Ⅲ.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2393 号

责任编辑 卜艳冰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4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5
版 次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615-5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献给莫里斯·桑达克
他的勇敢与美好难以言表

麦克斯追着史肚皮在房间里到处乱跑。他俩一同喘着粗气，穿过楼上的过道，一路从木楼梯上跑下来，最后来到寒冷的露天门厅。史肚皮是麦克斯家的一条云白色大狗，他俩经常像这样满屋子乱窜，还不停地打闹。麦克斯的妈妈和姐姐也住在这栋房子里，她们可不喜欢麦克斯和史肚皮之间的游戏。在她们看来，这种游戏很粗野，发出的噪声也让人不得安宁。麦克斯的爸爸住在城里，一般每周三和周日会打电话回来，但有的时候也不打。

麦克斯向史肚皮猛冲过去，结果没有撞着它，却一头撞到门上，门把手上的一个小篮子被他撞了下来。这个小篮子是用柳条编的，可以装些小玩意儿。麦克斯觉得这东西很傻，妈妈却坚持要把它挂起来，还说它会带来好运气。对麦克斯来说，把篮子撞到地上，在上面踩几下，就是这个篮子的最大用处。这次，麦克斯也把小篮子撞到了地上，史肚皮就一爪压了上去，然后又去刮篮底，发出那种令人不安的声音。一开始，麦克斯还有点担心，不过，看到史肚皮脚上拖着个篮子还想满屋

子转，他就不再担心了。麦克斯笑得前仰后合。任何有理智的人都能看出这有多可笑。

“你就打算整天像个傻子一样吗？”克莱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问道，“你到家才不过十分钟。”

克莱尔是麦克斯的姐姐，今年十四岁，就快十五了。她对麦克斯所做的已经没什么兴趣了，至少不会一直保持这种兴趣。现在克莱尔已经是个中学一年级的学生。以前她喜欢和麦克斯一起玩的游戏现在对她已没有吸引力了。比如“狼与主人”的游戏，麦克斯仍然觉得很好玩。现在，不管麦克斯做什么，克莱尔总会觉得特别讨厌，她说话的语气里也总带着不满。不过，她好像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种态度。

麦克斯没有回答克莱尔的问题，因为不管他怎么说，都会有麻烦。如果他说“不”，那就是承认自己的确有点傻里傻气、疯疯癫癫的；如果他说“是”，那就是说他不仅承认自己一直是个傻子，而且还会继续这样疯下去。

“你最好给我躲远点，”克莱尔说道，还重复了她爸爸最喜欢说的那句话，“我一会儿有客人要来。”

如果克莱尔动过脑子的话，她应该知道，让麦克斯躲远点只会让他变得更引人注目；告诉麦克斯她有客人要来，他也不会想走的意思。“麦卡来吗？”麦克斯问。在克莱尔所有的朋友里，他最喜欢麦卡，别的那些家伙都是傻瓜。麦卡也特别关注他，还经常和他聊天，向他提问题。有一次，麦卡甚至还在

麦克斯的房间里玩乐高积木。她很喜欢麦克斯挂在衣橱门上的那件狼头衫。毕竟，她还没忘了要找找乐子。

“不关你的事，”克莱尔说，“别来烦我们，行吗？别叫他们陪你玩什么游戏，反正你的那些破事儿千万别让他们插手。”

麦克斯知道，与其看着克莱尔和她的朋友在一起玩，跟她们捣乱，还不如和别的人待在一块儿。所以他跑到外面，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去科雷家。科雷是个新搬来的小孩，住在街那头新盖的房子里。虽然科雷的面色总是惨白惨白的，脑袋也特别大，麦克斯还是想给他一个机会，和他交个朋友。

麦克斯骑着自行车，在人行道上走着 S 形路线，满脑子都在想待会儿和科雷可以干些什么，当然还要想想可以怎么对付克莱尔的那些朋友。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了。几天前，路上的积雪还像干粉一样，现在都开始融化了。草坪上剩下一块块斑驳的雪迹，马路上和人行道上也到处是融雪。

最近在他家周围总有些怪事发生。旧房子都被拆掉了，在原址上盖起了更大、更抢眼的新房子。麦克斯住的地方一共有十四户人家，这两年已经有六户人家的房子被拆了。被拆的房子都是那种一层的小平房。奇怪的是，这些房子被拆的时候都有相似的原因：它们的主人要么远走他乡，要么老死了。而新来的屋主觉得老房子的地段很好，想在这儿建大一点的房子。所以最近麦克斯家附近总有造房子时发出的噪声。不过对他来

说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就有几乎用不完的二手建材，包括碎石子、钉子、木头、电线、绝缘材料和瓷砖。有了这些东西，麦克斯都可以自己动手在湖边树林的树上造一个有模有样的房子了。

麦克斯踩了踩脚踏，把自行车丢在一边，去敲科雷·马霍尼家的门。正当他弯下腰开始系鞋带，系到左脚第二个扣子的时候，门慢悠悠地开了。

“是麦克斯吗？”科雷的妈妈耸立在他面前，穿着黑色紧身裤和小号的白色T恤，上面写着“好！就今天！”而T恤的里面是一件黑色的莱卡上衣。这身打扮让她看上去活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高山滑雪运动员。在她身后的电视里，一段健美操的录像被暂停了。屏幕上有三个肌肉健硕的女子，都一手向上伸，一手向右伸，不顾一切，表情扭曲，似乎想去拿屏幕外面的东西。

“科雷在家吗？”麦克斯站起来问道。

“真不好意思，麦克斯，他不在家。”

科雷的妈妈手里拿着一个银色的大罐子，上面有个黑色的把手，看上去有点像咖啡杯。她喝了一口，朝门廊这里看了看。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她问道。

麦克斯稍微想了想，猜她会不会有别的意思。他当然是一个人来的。

“嗯。”他说。

麦克斯注意到，科雷妈妈的脸上总是带着吃惊的表情。她的态度和声音表明她已经知道了，但她的眼睛好像在说：“这是真的吗？什么？这怎么可能？”

“你是怎么过来的？”她问。

这又是个奇怪的问题。麦克斯的自行车就在他身后不到四英尺远的地方，很容易就能看见。她怎么可能看不到呢？

“我骑车来的。”他说，还用大拇指在肩膀上晃了几下，指了指身后。

“一个人来的？”她问。

“嗯。”麦克斯说道，心想：这个女人还真……

“一个人来的？”她重复了一遍，眼睛望着远方。可怜的科雷！他妈妈竟然是个疯子。麦克斯知道，面对一个疯子，自己说话要小心一点。难道人们不该对疯子多加小心吗？他决定要客客气气地说话。

“是的，马霍尼太太。就——我——一——个——人。”麦克斯说得非常慢，也非常小心，整个过程中始终和对方保持眼神交流。

“你爸妈让你一个人骑车吗？而且是在十二月？你还没戴头盔？”

看来这位女士连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都搞不清楚。很明显，麦克斯是一个人来的，他确实也是骑车来的。他头上什么也没有，那科雷的妈妈为什么要提到头盔呢？她是对这一切产

生了错觉。又或者，她是功能性失明？

“是的，马霍尼太太。我并不需要头盔。我就住在附近。我是从人行道上骑过来的。”

麦克斯顺着马路的方向，指了指他们家的房子，从科雷家这里就能看见。马霍尼太太把手放在前额上挡住阳光，眯起眼看了看，就像一个在海上落难的人朝地平线那里寻找救援船的踪迹。她把手放了下来，转头看着麦克斯，叹了口气。

“哦，科雷在上家政课。”她说。麦克斯不知道家政课是什么意思，不过这听起来总没有做冰凌子打鸟好玩。这些玩意儿老早就在他脑子里转了。

“哦，好的。谢谢你，马霍尼太太。你跟他说明声，我来过了。”麦克斯说。他向科雷的疯子妈妈挥了挥手，就转身骑上了他的自行车。他走的时候听见马霍尼家的门关了。但是，当麦克斯上了人行道准备回家的时候，却发现马霍尼太太就在他身旁，故意迈着大步，手里还提着那个银色罐子。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走。”说着她就大步流星地跟在麦克斯身边。

“谢谢你，马霍尼太太。不过每天我都是一个人骑来骑去的。”麦克斯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踩着脚踏，而且保持和她的眼神交流。这位马霍尼太太看上去比刚才更奇怪了，而麦克斯也感觉心跳加速。

“今天不行，你不能一个人骑回去。”她说完还用手去抓自

行车的坐垫。

这下，麦克斯害怕了。这女人不仅是个疯子，而且现在还跟着自己，甚至伸手来抓自己。麦克斯开始加速了。他想，他骑车总比她走路快吧。于是，他就用力地踩着脚踏，现在都已经站在脚踏上了。

马霍尼太太也加快了脚步——不过仍然在走，没有跑起来。她的两肘在空中左右挥舞，嘴角一斜，看上去已经下定决心了。难道她在微笑吗？

“嘿！”她咧嘴大笑，“真有意思！”

只有傻人做傻事的时候才会这么笑。这位女士已经疯得相当厉害了。

“求你了。”麦克斯说道。现在他已经全速前进了，差点就要撞上路边的信箱。那个信箱是郑家的，上面有一个大大的V字图案，用来表示和平。话说这个图案曾经在这里引起很大的非议。“就让我自己走吧！”他恳求道。

“别担心，”她一路小跑，喘着粗气说，“我会一路跟着你的。”

麦克斯怎么才能脱身呢？她会不会就这样一路跟着他到家里？不用说，她肯定是在等麦克斯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对他干点什么。她可以用手里的咖啡罐直接砸晕麦克斯。又或者，她可以抓一个枕头，然后把麦克斯放倒，把他闷死？这种方式看上去更像她的风格。马霍尼太太眼睛清澈，表情干练，活像

一个变态女护士，专以杀人为乐。

这时，突然传来狗叫声。麦克斯回头一看，原来斯科拉家的狗也跟了过来，冲着马霍尼太太大吼，还咬住了她的脚踝。不过马霍尼太太也没怎么注意，只是她的眼球好像比刚才更大了。这一路追着麦克斯好像给她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快乐。

“内啡肽！”她唱道，“谢谢你，麦克斯！”

“求你了，”麦克斯说，“你要对我做什么？”现在离他的家还有差不多十户人家。

“保护你，”她说，“不受任何伤害。”

她挥了挥胳膊，指了指周围的房子，麦克斯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这条马路很安静，两边有高大的榆树和橡树。但路的尽头是封死的，再过去就是一片几英亩大的树林和一片湖。这条路上就从没发生过什么案件，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出名的事。即使在整个镇上，或者说方圆四百英里内也都从来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麦克斯突然转了个弯，从人行道上下来，越过马路牙子，把车骑到马路上来。

“当心马路！”马霍尼太太喘着粗气说，就好像麦克斯把车骑到了岩浆里。其实，现在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平时也一直是这样。不一会儿，她就跑到了麦克斯的身后，还是想抓住他的自行车坐垫。

麦克斯觉得回家并不是明智之举，因为那个女人现在就巴不得这样哩。一旦回了家，他一定会被困住，然后被她彻底搞定。现在他只能选择逃到树林里去。

他再次加速，好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掉头。突然，麦克斯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径直向路的尽头方向前进，希望能到树林那里去。

“你要去哪儿？”马霍尼太太大叫一声，几乎要哭出来。

麦克斯差点就笑了出来。她一定不会跟自己到树林去的吧！他回头一看，尽管她离自己还有一两步的距离，不过要是真的冲过来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嚯，她跑得可真快！麦克斯已经快到路的尽头，几乎要碰到那里的树了。

“我不会让你从我的视线中消失的，”她扯着假声嚷道，“你放心！”

麦克斯又跳上了人行道——马霍尼太太吓了一跳，大叫一声，他身上沾着杂草和残雪。不一会儿，他就迅速闪过最底下一层的松树枝，摇摇晃晃地钻到树干那里。那棵松树非常高，上面盖着皑皑的白雪，就像长出来的小胡子。

“麦——克——斯！”马霍尼太太尖叫起来，“别到树林那儿去！”

这时，麦克斯已经钻进了树林，正朝地沟方向骑去。

“猥亵狂！毒品！流浪汉！针头！”她喊得上气不接下气。

地沟就在前面，估计有二十英尺深，十二英尺宽。一个月

前，麦克斯在那里放了一块很宽的三夹板，可以当桥来用。只要越过这座自己搭的小木桥，然后及时把板子抽掉，就没人能找到他。

“停下！”她喊道。

麦克斯左右摇摆地骑着自行车。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把车骑得飞快，甚至连斯克拉家的狗也赶不上；现在那条狗还在马霍尼太太脚边狂叫呢。

“小心！”她叫道，“那个叫什么来着！这条地沟！”

哼，他想，便继续朝小木桥那里骑去了。他又听到那种可怕的尖叫：“不要……！”

麦克斯很快跨过了小木桥。到另一边之后，他把自行车丢在旁边，一把抓起木板。这时候，马霍尼太太差点就追上他了。那块木板掉了下去，撞到地沟里的石头，一下子就撞坏了。

她停了下来。“该死！”她叫了一声，双手叉腰站在那儿，喘着粗气说：“你在那儿叫我怎么保护你呀？”

麦克斯想到了几个有意思的答案，但嘴上却坚持什么也不说。他重新骑上自行车，以免马霍尼太太一下子从那边跳过来。她比麦克斯想的要厉害得多，跑得也很快，所以他不能排除她冲过来的可能性。

这时，斯克拉家的狗仍然是全速前进，朝这里奔了过来。只见它闪过马霍尼太太，越过地沟，到了麦克斯那边。这一切对它来说毫不费力。那条狗回头看了看马霍尼太太，又笑嘻嘻

地露出一嘴的白牙抬头看着麦克斯，眼睛里也充满了快乐，就好像他们俩一起消灭了一个共同的敌人。麦克斯大笑起来，小狗冲着对面的女人“汪汪”乱叫，麦克斯也学着狗的声音叫了起来。他俩一起叫着：“汪汪！汪汪！汪汪！”

“嗨，克莱尔！”麦克斯冲着屋子里喊道。但是没有人回答。

他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克莱尔关于那个疯子马霍尼太太的事情。麦克斯感兴趣的事情，克莱尔不一定有兴趣，但是她一直很喜欢听关于疯子的故事。这件事肯定会让她笑趴下的。

“有人在吗？”麦克斯问。虽然这么问，但他还是希望能听到姐姐的回答。妈妈的男朋友葛瑞有时候会早下班回来，这样他就会在麦克斯家的沙发上小睡一会儿。这个男人的下巴像蛋糕一样软，他走到哪儿，哪儿就会被搞得脏兮兮的。

“克莱尔？”

麦克斯看了看厨房、客厅和地下室，都没有克莱尔的影子。最后他到楼上，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

“我没有给他看。这才是重点。”她说道。

麦克斯走进房间，刚想开口说今天的那个故事，却发现克莱尔正在打电话。还没等他开始，克莱尔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于是麦克斯就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她完全是在撒谎！”

麦克斯在门外等着。等克莱尔打完电话，他就会告诉她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有自己的伟大胜利，以后他俩怎么合计再去整一下那个疯婆子。

但是，为什么他还在这儿等呢？他知道克莱尔现在就想听，而且一听到这个故事就会谢谢他——因为这么一来，她就不用去听那些恼人的对话，也不会让麦克斯把这些鬼主意都用在她身上。于是，他就走进了房间——

“滚出去，他妈的！”她吼道。

麦克斯站在那儿呆住了，一下子动不了，也说不出话来。这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滚出去！”她又吼了一声，声音比之前大了一倍，还踹了一脚把门关上了，差点撞到麦克斯的脸。

这下，麦克斯真的愤怒了，而且他的愤怒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能量完全是冲着克莱尔去的。他做了什么？不过是走进了她的房间。他只是想和她说话。克莱尔应该知道，这样对他既不合适，也不公平。

现在，她将为此付出代价。

街上的积雪还很多，足可以堆起一个建筑物。麦克斯决定利用街对面的积雪砌一个小城堡，最高级的那种。等克莱尔的朋友来的时候，麦克斯会时刻准备着，这就算报仇了。虽说这